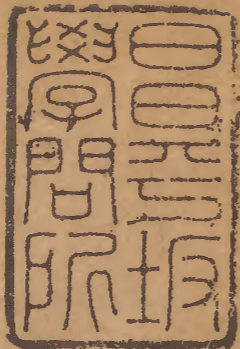


史緯

二百七十九之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二 | 三 | 二 | 一 |
| 一 | 四 | 一 | 一 |
| 一 | 六 | 〇 | 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類 | 號 | 冊 | 函 |
| 二 | 三 | 二 | 一 |
| 一 | 四 | 一 | 一 |
| 一 | 六 | 〇 | 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2321 | |
| 冊數 | 160 | (137) | |
| 函號 | 290 | 140 | |



史緯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五十八

列傳

儒林

聶崇義洛陽人周顯德初為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五年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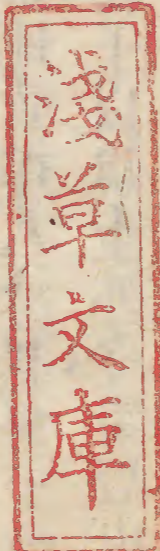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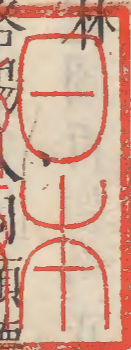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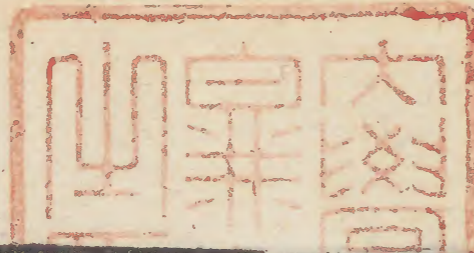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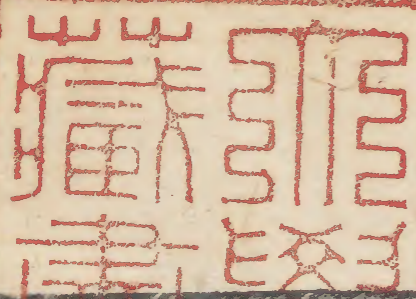
禘於太廟其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

引故事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俎五年二月祫祭明年

禘祭自茲後以五年為禘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証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

月大祠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五

一

至文帝亦裁三帝而行禘祫其証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其証三也則知祭者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詔從其議世宗命崇義叅定郊廟祭玉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太祖建隆三年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吏部尚書張昭等議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

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情亦奚安又崇義欲去釜用鑊臣等按易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春秋傳云錡釜之器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誠不可去又周禮有省釃之儀禮有羊釃之文請兩圖之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其年卒崇義掌禮二十年世推該博郭忠恕嘗嘲其姓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龔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云

裁餘之紙
能有幾何
乃請俾國
用以獻媚

耶昂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擢九經及第轉國子博士
選為諸王府侍講真宗即位昂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
夫受詔與杜鎬舒雅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
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上幸國子監閱
庫書問昂經版幾何昂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
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
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先是印書所裁
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昂請歸之三司以禪國用自是監學
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一日上從容語及宮邸舊僚嘆

真小人

昂生存而
引沒者之
贈無耻甚
矣

其淪喪殆盡唯昂獨存賜白金千兩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
帔昂自陳羸老故鄉在曹州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
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昂言楊
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翌日謂宰相曰此
可見其志矣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賜襲衣金帶開龍
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詩二首賜之預會者皆賦又令
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昂表曹
州父老請車駕經由本州令濟陰令王範部送詣闕優詔答
之禮畢進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水旱不時憂形於色以昂
素習田事每訪之昂采老農察陰晴豐凶狀候以對又言民

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爲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詔太醫診視。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加於昺者。以思舊故也。召其子知東明縣仲寶。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昺撰禮選。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問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因內閣暴書。覽而

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稿。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詔寫二本。一賜其家。一置冢中。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講說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力焉。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

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封禪，又將祀汾陰。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謂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又與漢異矣。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立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可乎？」

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唐起河東，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雷電不時，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奸，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京師近郡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不上慕二帝三王，而下襲漢唐之虛名，臣切

爲陛下不取也。帝復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與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病於水旱，江淮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而陛下俯從奸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奸宄將無窺伺於肘腋，敵國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奸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勛未集，用付陛下。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述先帝之志。反務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

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卑東封，便議西祀，輕勞車駕，虐害饑民，與其無事往還，便謂大成勛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慟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亾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又言：古者五載巡狩，以觀民設教，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望秩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上將祠

于太清宮，與復疏諫，上雖不能用，而嘉其忠。出知兗州。天禧中，朱能獻天書，復上疏曰：「朱能奸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於鄭州，可謂英斷。願陛下法先帝之英斷，庶幾災害不生，未幾能果敗。仁宗卽位，爲翰林侍講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與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帝與皇太后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之。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賜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字以賜，詔群臣卽席賦詩。太

后別出珍器勸酒，翌日，與入謝，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贈左僕射，謚曰宣瑜。知蔡州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不壞。與亡時，朝廷錄其子孫，瑜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舉之，而復首之，吾不能也。』」歷工部侍郎。

王昭素，酸棗人，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博通九經，尤精論易，以爲注疏，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

開寶中，穆薦之，召見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聽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昭素謂穆曰：「子精理，往往出吾意。」表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治所居室，木材積門中，夜有盜抉門，將入，昭素覺之，自門中潛擲於外，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曰：「無。」

然後出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秣飼有虧，阜樞失所，遂至玄黃致斃。今乃欲禁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

止充賦調之用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上遂寢晚蠶之禁維復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早蠶之後重養晚蠶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見垆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成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

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拜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業卽以授之時使外國者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耻衣緋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親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昔田敏晉朝任祭酒兼侍郎願循

前例兼領庶獲美稱上從之儒者惡其躁求無退讓之風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爲黃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

辛文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之肄業周顯德中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卽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遷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嘗與太宗同學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長安人父成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爲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爲寶周樞密使王朴將薦之會朴卒鬱鬱不得志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覺舉九經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賜帛百端直史館遷司門員外郎卒子宥諫議大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率無矯飾師河南穆修修方嚴寡合之才亦頻加訶怒而事之益謹修受易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後世鮮有知者修以授之才爲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來訪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徒簡策者其物理之學何如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久不調石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君胡不歸之才遂辭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初范雍自

洛建節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之才曰故事也及之才再至雍以孟守謫安陸之才見之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辟澤州判官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轉殿中丞卒于懷州尹漸守懷哭之過哀亦卒胡旦字周父渤海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李氏時所度僧十汰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盧多遜貶趙普罷相時河決韓村尋塞旦獻頌有曰我防大患河豈能敗逆遜遠投奸普屏外太宗謂宰相曰胡旦狂躁如此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起爲左

改 止狂踪不

補闕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穎旦與之善為改姓名作周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自薦可為大臣舉任公輔者十人穎流海島旦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所部謁朱白于鄜州被劾釋之改祠部郎中母喪既除言父卒時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少監致仕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斲大硯方五六尺刻字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視晚贖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禹柩民間知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貨何在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

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猶豫未許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屢立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後介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通英閣祇候說書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遷陵州通判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召為直講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

疎與其党
作奸乃目

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
祖無擇就復家錄書十五萬言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有志尚好善疾惡喜聲名遇
事敢為躬耕徂徠山下以教授魯人號徂徠先生為國子
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杜衍韓琦薦之擢太子中允直集賢
院會夏竦罷樞密使以衍代之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
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
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惟仲淹
弼一夔一契又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其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

五人為党

等為黨人歐陽修作朋黨論上之請辨邪正介嘗奏記於弼
責以行伊周之事竦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
廢立詔稱介所撰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
北仲淹使河東介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
傾弼等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言介實不死
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為內應事下知州杜衍衍會官屬議
之掌書記龔鼎臣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
死衍竦然探懷中奏稿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七年竦又讒
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
發棺驗視朝廷詔監司體量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

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殯歛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一作禍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蕪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

法者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遂典作樂事授國子監直講樂成加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常居半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口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及卒詔賻其家

劉義叟澤州人試大理評事精算術及修唐史令義叟修律

以稱安定
傳不載

曆天文五行志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
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
占上將感心腹之疾未幾仁宗不豫又月入太微義叟曰後
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
曰契丹主其死乎果驗義叟未病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
語其妻曰吾至秋必死及卒遂葬之
李觀字泰伯南城人范仲淹薦爲太學助教上明堂圖序曰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
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
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且

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
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太室矣欲連太室而
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
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而太室正
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
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
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
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
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
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

祀帝配祖之位居之亦屬不安月令言祭未嘗言祭總之去古已遠臆斷豈能盡合十二月并朔月皆聽朔何止四月中假字實難通

圓下方八窻四闔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闔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之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乃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闔之制也聶崇義謂秦人明堂圖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夷蠻戎

狄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門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蓋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為應門今明堂無路門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夫路寢之前則各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變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

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協於大戴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窻是爲八窻四闕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

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爲太學說書卒
王回字深父候官人舉進士爲衛真簿稱病自免作告友曰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然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可廢也且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有過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則皆受其難故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其不可廢雖百代可知也若夫朋友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

異在我是漸廢之由也。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體，一體不備，何以成身？人有五倫，一倫不篤，何以達道？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喜聞其過，樂與之友者，誰乎？退居潁州，薦知南頓縣，未任而卒。回與處士常佚友善，熙寧中，佚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友善之報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居母喪，倚廬三年。及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長毛詩春秋，嘗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

亦此意

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傳之詳，以求經之微，肯折衷三傳之異同，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于聖人。孟軻是已。其議論若是，舉進士官太常博士卒。

喻樛，字子才，嚴州人。中進士第，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樛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賊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

鼎所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樛曰：張德遠有重望，今居閩中，若使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府庫軍旅餼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入奏曰：今公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樛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授秘書省正字。金人旣退，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樛獨言二人宜且一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如其言，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

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樛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劾樛訕謗，出知懷寧縣，致仕。檜死，知蘄州。淳熙七年卒。樛善鑒識，建炎初，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樛作二簡遺之，後果然。樛二女富人，請婚不許，見汪洋張孝祥，曰：佳婿也。遂妻之。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登進士第，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闕，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

行。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勛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權吏部尚書。出知吳州。致仕卒。謚文簡。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四方來學。常數百人。光朝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爲廣東提點刑獄。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

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分控要害。會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以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破之。帝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拜國子祭酒。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稱善。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謝廓然。由曾覲薦。除殿中侍御史。光朝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不拜。提舉興國宮卒。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萬里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淳熙十二年地震。上書曰。竊聞論者謂

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北人日繕治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

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與。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聞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春王正月。兩日相摩。五月庚寅。地震輦轂。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士卒怨怒。可不為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病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

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謝玄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劉惔知其必勝。蓋履屐之微，玄無不當其任，蒲博雖戲，溫不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願陛下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

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備備敵之策，庶幾上可以消天變，下不至墮敵奸矣。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萬里疏朱熹、袁燾等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四年夏，旱，萬里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劾議事堂，命皇太子叅決庶務。萬里

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等配享。萬里力言。張浚當配。且詆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卽位。爲祕書監。言天下有無形之禍。潛於權臣。而擾於盜賊。其爲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之賢。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君子從而用之。小人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自古人主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

已。可不懼哉。爲江東轉運副使。忤宰相意。乞祠。自是不復出。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開禧元年。召復辭。卒年八十三。韓侂胄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不答。侂胄怒。萬里家居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萬里憂憤成疾。凡邸吏之報時政者。家人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呼紙書遺命。筆落而逝。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里。學者稱爲誠齋先生。謚文節。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也。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求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言

國朝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今日當激厲而振起之遷著作郎孝宗命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更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命祖謙類爲百五十卷上之名皇朝文鑒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祖謙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二體原不能兼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

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未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詔謫道州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叅同契疑義相扣閒行列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卽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皆嘆息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

日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諸書。皆與元定叅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其於洪範。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

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理。益晦矣。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隱居九峯。學者號九峯先生。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登進士第。調興國教授。湖南茶寇將及郡境。舊有義社。以備寇。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不欲。九齡曰。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文事

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有方，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鮮知學。九齡端矩，獲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以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贈直祕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相為師友，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陸九淵字子靜，幼時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覺若傷我者，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以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

東海西海
宇也心同
運同宙也

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登進士第，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欵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除國子正，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

者溢塞塗巷，貴溪龍虎山有別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名之曰象山。學者稱象山先生。九淵與朱熹辨論太極圖說不合，屢書往復。學者因貽書詆之。熹云：南渡以來，人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其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祖謙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閒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九淵與熹祖謙會于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辨折。及至鵞湖，祖謙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

了也。朱以陸之學爲簡畧，陸以朱之學爲支離。及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嘗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知荆門軍，嘗與僚屬夜坐，有老人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卒所殺。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之，一訊卽伏，盡得所竊物還訴。

者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郡以爲神。荆門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乃請於朝而城之。荆門庫藏空竭，調度倚辨商稅。先是日差使臣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薦其官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

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今吾亦將終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卒。年五十四。謚文安。十餘文。薛季宣字士龍，末嘉人。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成閔攻蔡州而金兵趨江上，詔閔還師入援。季宣說宣諭汪澈以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宜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必內顧，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升大理寺主簿。淮北民多歛塞，宰相虞允文遣季宣收以實邊。季宣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謂人曰：吾非

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地有警，因以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以行邪，僞直以售佞，引進私人，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號令雖自中出，而權柄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烹阿，封卽墨而在烹左右之常譽者。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復進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尚闕，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習陰

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不加深察，臣恐石顯王鳳之智中也。帝稱善。除大理正。卒。年四十。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患科舉程文之弊，爲文章自成一家，名擅當時。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爲太學錄。通判福州。光宗立，除吏部員外郎。傅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嘆，號曰老陳。郎中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祖宗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歛，則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起於熙寧，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

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至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于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夫天命之末，未，在民力之寬，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爲已任，推行祖宗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今天下之力，竭于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

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光宗以憂疑得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抑某人，奸險之徒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孝宗重明節，光宗以疾不往。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反覆論之，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過重華宮，百官

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趨引上裾后叱之
傳良哭於庭后益怒傳良乃下殿寧宗卽位爲中書舍人詔
朱熹與在外官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
臣不敢書行御史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嘉泰二年起知泉州
辭傳良報朱熹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
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
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
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失
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

此衷曲耳卒年六十七謚文節

宋史五十九

傳

儒林

朱熹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遷太
學博士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
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
大德自我發何彼之我非自我爲何彼之行非其難動不可
也正以我自爲難自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二
史緯卷二百七十五終

史緯

卷二百七十五

三

傳良哭於庭后益怒傳良乃下殿寧宗即位為中書舍人詔
未喜與在外官觀傳良言嘉難進易退內此之下來朝為勝
臣不敢書行御史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嘉泰二年起知泉州
詳傳良報朱嘉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
平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錄群慝訓誥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一十年間見異同無從就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
元樂之子復不問月之辨他如亦成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
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毘浸失本旨蓋刻畫大端規失
此衷曲耳卒年六十文淵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虎

史緯卷二百七十六

宋史五十九

列傳

儒林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遷太
學博士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
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
夫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
也正以我自為難自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二
十六年於此是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

也。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皆今之實患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斷是非，在陛下所為耳。帝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于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歡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號泣攀裾。

本原無
本止辨
一肩輿出
門耳

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謂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若預建嘉王，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入奏，許立嘉王為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可坐視，必勝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遣侂胄因張宗尹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

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主祭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汝愚旣相，將賞適功，適曰：「國危効忠職也，何功之有？」而侂冑以遷秩不滿，怨望適，告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汝愚旣貶，御史胡紘劾適罷之，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權兵部侍郎，或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侂冑將北伐，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修實政，行實德，然後弱可變而爲強也。」

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輒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侂冑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力辭兼職，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孫權以江北守江，乞并節制江北諸州，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及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

錯愕不敢進。黎明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夏侯成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淮民被兵驚散，不能自保，適於墟落相近之處，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

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以五百人戍之。一處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利，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

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旣就，流民漸歸，而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仇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

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尚咎其不能極力諫止焉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孝宗策士時外
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
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以相名之不
典鑒古更制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
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
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
業無有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
同列曾不羞耻其罪宜在公孫弘上帝覽之不憚遂置下第
教授廣德軍丁父憂起復執政薦於朝帝問年幾何矣何以

名幼學叅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上慨然曰今壯
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
睿智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得以緩陛下欲
爲之心孝宗喜曰卿欲朕立規模爾遷校書郎寧宗卽位詔
求直言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二曰事親曰任
賢曰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
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
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
庭而一籌不展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
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

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米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用事幼學遂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而至此耶侂胄不悅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御史劉德秀劾之奉祠凡八年起知黃州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言高宗因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諭輔臣曰一日行

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中書舍人趙師彛除知臨安府師彛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彛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答詔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侍讀師彛命乃下權兵部尙書朝廷旣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金以兵叩邊索之中外皆言當亟與幼學奏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詔與金絕幼學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必汲引以合材謀安懷

附以一南北帝稱善卒之夕有星隕于屋西南隅年六十四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父虞仲蜀中名儒泰之辟制置司幕
府吳玠諭蜀泰之貽書曰使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
不敢爲旣亂而士大夫能抗之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
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安撫使安丙薦知果州踣零病民
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爲定式民
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也理宗卽位召入對
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無牽於私愛無奪於邪說以救蠱弊
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遷
大理少卿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絕友愛陛下

居天位之至尊當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旣行封謚又錄用其
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今日
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知
重慶府以書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去自私之心
恢有容之度審取舍之邪正而已主管鴻禧觀卒

范冲字元長祖禹之子也登進士第高宗卽位爲虞部員外
郎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
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皇后宣仁母儀古今未
見其比曩因奸臣誣謗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
在天之靈也上悚然命冲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

宗實錄至是復以命冲焉。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命冲為翊善。而朱震兼贊讀，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冲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依冲所，冲撫育之。請以光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進士第，為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

諸賢皆有
皆述伯淳
為無所作
不礙其為

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贊讀。七年謝病，丐祠卒。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顥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顥著易傳，張載造太和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逮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易道離而復合。以王弼去舊說，雜以莊老為非是。

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安國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措置乖方。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奸作用。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臣僚登對。欽宗每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除中書舍人。葉夢得知應天府。

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為京所引者。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見棄者眾。黨論何時弭乎。中書侍郎何栗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詔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

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也宰相耿南仲大怒何栗從而擠之詔與郡知通州安國既去金人薄都城欽宗北去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觸忤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罷之紹興元年復除給事中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

人主任耿南仲黃潛善輩正人發得久立

惠濟製難當識今古左氏何不

苗劉二賊請立太子太后垂簾聽政若不從之必至弑逆故元祐本斥云此時若非勝非事必狼藉勝非

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會除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依違苟容辱逮君父改勝非侍讀安國特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啓上降旨曰胡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

功罪高宗
豈不知安
國不度時
勢執古誼
以繩人此
儒者所以
有不知時
變之譏也

微罪而去耶。罷提舉仙都觀，右相秦檜乞留之，不報。五年，令
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諫官陳公輔
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言：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
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
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
十五。謚曰文定。安國強學力行，風姿凝遠，朱震被召問出處
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問惟講學
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
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
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侯仲

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嘆曰：吾謂志在大
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
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
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夏
變於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
典也。三子寅宏寧，寅字仲明，初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
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
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畫刻爲人形，安國乃置
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中進士甲科，中書侍郎張

邦昌欲以女妻之不受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
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棄官歸建炎三年擢
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陛下以親王介
弟開府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
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杜塞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
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行莫敢誰何萬姓無辜肝腦塗地方
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不思恢復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
行在匹馬南奔淮甸流血迨及乘輿返正駐驛建康不爲久
圖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
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恨媿耻不能報怨終不但已未有

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
者也黃潛善汪伯彥方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
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曾不思宗廟則
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夷狄主之潛善伯彥
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宇土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
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馴致于
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
危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
難保雖欲羈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
於臣庶之誥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

胡寅此疏
高宗幾無
地以自容
可謂直言
矣

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今日中興之策莫大於絕和議以使金之幣爲養兵之資若僻處東南則萬事不競納賂孰有富於京室送質孰有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決無可和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而已治兵擇將誓戡大憝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與幸萬一虛文也虛懷屈己信用群策求賢之實也和顏悅色外示禮貌虛文也御以恩威結以誠信

任將之實也私人出監閫威中制虛文也選擇壯勇足其衣食治軍之實也教閱兒戲尺籍空名虛文也濫簡守刺廣行寬恤愛民之實也蠲赦屢下征求督促虛文也行此五實則爲中興之實政行此五虛則爲今日之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太常婦寺導輦平明出房雉扇金爐夾侍階陛仗馬衛兵嚴分儀式贊引百官入奉起居彼粘罕者晝夜厲兵秣馬蓐食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不待戰鼓相當而勝敗之幾決矣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夫宗澤一老從官耳猶

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誓迎二聖。剋期響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為子弟。欲大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數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中興主。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者。豈不天地相絕哉。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年。遷中書舍人。寅以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眾。時復議遣使。寅言。女真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刳質二聖。乃吾國之大仇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

見邪謀。有意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今無故仍蹈覆轍。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屢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與。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以二聖北狩。所懼在刳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當今之事。莫大於報金人之怨。當用復仇之議。而不用講和之說。使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

天下知之
高宗不

舉矣苟為不然彼如欲與陛下歆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仇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帝曰胡寅論事剴切深得獻納之體召至都堂獎諭會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議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郡就養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言禮仇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示天下除禮部侍郎秦檜當國忌之寅致仕歸檜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訛訕朝政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卒

賢危言之
宏異言之

年五十九宏字仁仲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仁心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馭馭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于前妃嬪佳麗不幸于左右之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

徽欽此時
繫在宗者
追書之詞

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仇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茲矣。夫以疎賤之人，念此痛心，當食則噍，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以報之。况陛下身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敵，陛下自念以此事

親於舜何如也。蓋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仇，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辰者，有協謀贊亂，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絕望求歸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

安石真戒
首罪不勝

誅

讀明仲疏
使人髮指
讀仁仲疏
使人涕下
文之感人
如此

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議。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五常泯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五常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賊由此得志。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欲救禍亂。而致升平得乎。又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

心刺骨

高宗
通於天

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尊。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奸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閔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強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憐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刳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

史緯

卷之二百七十六

七

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而遠去今閣下目覩忘仇滅理北而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於寅問二弟何不通書問寧答書止叙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吾恐其召故

示之以不可召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寧字和仲祠部郎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謂不可因上中興五論不報亮圍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亮更名同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十七年矣亮詣闕上書有曰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

胡仁仲輩
講性命何
嘗不極論
復仇同父
謂指一種
儒耳

能歲出師以擾我乎。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又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復上封事。帝欲官之。亮笑曰。吾為宗社長久之計。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謂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

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奏入。取旨。孝宗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于地。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其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熹與

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是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蔽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之，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陛下之於壽皇，臨御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

三官皆喜
方可謂善
處不然是
獻諛也

者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在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賜謚文毅。

史綱 卷之二十一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登進士第，調饒州德興丞。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剗其肝心，以祭父兄。迥取春秋復仇之義，表之曰孝烈。知進賢縣，歲饑，府檄有愬，縣民糶與商賈者，迥報曰：力田之人，逼於稅賦，是以出糶。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縣大水，無稻麥，蠲租至薄。迥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郡守曰：渡江以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乃悉蠲之。調上饒縣，奉祠寓居鄱陽卒。朱熹以書遺其子絢，稱迥博聞至行，追配。

古人開悟後學，又該通世務，非獨章句之儒。菴棄盛時，可爲悼嘆。然若書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矣。絢攝門，慶令以能理冤獄稱。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登進士第，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調萬安丞，江右大侵，州議減常平米，直出糶。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以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差權發遣衡州罷，主管雲臺觀卒。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遷博士入對言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也兼禮部郎言金有必亡之勢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侂冑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

泰之賤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言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料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爲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

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卽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人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恠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旌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放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

西廉及廉

錄用上問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趙簽夫廉吏也上擢簽夫爲監司簽夫具表謝并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德秀因經筵侍上于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唯學可以明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暨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

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効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叅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爲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傾洞奔擁出迎。曰。真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觀。衢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擯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

至此
美又可再

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苛亦甚矣。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登進士第。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言。今朝廷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人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宜急於內修。緩于外攘。乃欲舉天下而

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不慎也策出衆大驚除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柟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嘉定府改漢
州眉州瀘州潼川府被召入對自去國至是十有五年矣進
司封郎中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賢帥而任之爲聯
絡守禦之計遷起居舍人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敵動靜宜察時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
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
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
益緩急有所恃賴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
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言事剴切無所回

避時相始不樂理宗寶慶改元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
安之語了翁言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
別有所謂天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
可爲矣又論正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
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久安長治之
計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斯實意交孚善類輩出
矣權工部侍郎力辭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希史彌
遠意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謫靖州居住彌遠卒除權
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
人物之本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聽咨詢政事

史綱 卷之二十一
訪問人才、悉心以對、上嘉納之、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
擯、不能安於朝矣、執政謂近臣唯了翁知兵體、除同簽書樞
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卒、并以江淮付
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了
翁嫌於避事、既辭弗獲、遂受命、封臨邛郡侯、詔宰臣飲餞於
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
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
院事、蓋執政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復以建督爲非、雖
恩禮赫奕、而奏陳動相牽制、又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了
翁以疾辭、嘉熙元年、除福建安撫使、乞歸不允、疾革、門人問

皇宗 魏木
河天

疾者、猶相與酬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秦國公、
謚文靖、

湯漢字伯紀、饒州人、淳祐十二年、爲國史實錄院校勘、火災、
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
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
當懷私恩、爲天下共主、爲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
臣、皆朝廷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皆政事所從
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
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答、
私恩於群黎百姓之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

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三司理財、其經費不若內藏之急、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稟於大母、外則制於權臣、敬心既不敢盡弛、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太后升遐、權相貪濁、彼將恣行其私、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四出而不可禦矣、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爲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疊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爲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玩易之心處之、

授太學博士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於天下之務、必先正其紀綱、根本既強、藩籬既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於九重之內、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不能保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遷校書郎、皇太子冠、充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箴、詔太子拜謝、升秘書郎、極言今日扶危救亂、更無他策、在乎人主清心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至公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救敗、庶幾尙有以亾爲

存之理耳。遷秘書少監，疏論董宋臣聲焰薰灼，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奸，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輿之中，給事宗廟之內，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怒，嘯其僥倖，顛倒宇宙，使陛下之威神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求補外，除知福州度宗卽位，權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文清。李心傳字微之，崔與之魏了翁等薦爲史館校勘，修十三朝

會要。端平三年成書，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此極也。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吉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旣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異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賈居送，畧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圍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苞苴行矣。諛佞之言，類多陰中，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

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帝從之淳祐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九歲通六經舉進士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遷秘書少監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言孝宗時嘗缺相者踰年帝以諭似道似道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字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冬雷應麟上封事似道決意逐之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

方袖疏侍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立史直前之制遂廢出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曰此清白太守子也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應麟言圖大患者必畧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留夢炎爲左相應麟言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登進士第擢史館檢閱言今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耻宮中建道場震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帝怒出通判廣德軍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州官置倉納息多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三代之法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作法不思揀其弊耶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預然終有納息之患乃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江淮之人歲時祈禱者數十萬至有嬰桎梏自拷掠者震見問之乃營卒也使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

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求免耳杖之示衆又有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納其中覆以牛革封罅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禁絕之撫州饑以震知其州單車疾馳約富人耆老集城中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于市不抑米價而價自損坐驛舍不入州治親煮粥食餓者饑民獲戾然後入州視事移浙東提舉常平皇叔祖福王與芮判紹興府以震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是自臣壞法制也不拜震嘗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卒門人私謚曰文獻先生

